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張炳樊 較

傳

周節婦傳

周節婦者故萬州知州鄂女蒙陰教諭泰之女孫甫
三歲母朱氏擁坐堂中棟摧母壓有敗宇立旣節婦
得不死事繼母方盡孝年十七嫁鄉進士龔坤家子
瀛瀛名且噪已試爲諸生而進士之督瀛也特嚴瀛
勞心焦思慮無所不致病感出亡不知所之節婦脩

謹如常衾枕時有淚漬而繼姑沈氏時時頓挫節婦
節婦忍淚唯順而已沈嘗妾指以妾謂節婦曰此瀛
孽第也而何患無子節婦瞿然不敢應而心怦怦若
崩若割念夫子豈歆非類即龔氏之宗祧謂何會進
士寢疾病節婦鑿其門謀自經而進士訝然曰方爲
若置嗣事定而死未晚也節婦聞亟詣進士爲推擇
族人子曰文楷者應後節婦于是跣而見楷于廟曰
方伯之後一息在汝若無能自立而吾恐秀之敗苗
也且拜且泣悲號動地進士泣然久之而絕節婦視

舍殮惟謹而嚴勗爲後者服御小越軼必泣文楷亦
感奮興于文學爲娶新婦朱宜其家室矣節婦泣曰
我乃今可見夫子地下先方伯如綫之緒其有賴乎
乃闔戶獨處不甚通飲食朱家婦候伺門間竊窺之
其容日變始瘁後稍凋落已作深墨色節婦死矣君
子曰異哉周氏之節克嗣克孝正殞其身張子曰
穆廟元初先貢士嘗推明節婦之義請之御史亦既
有成命矣會代不果疏豈幽光顯見故有時耶邑志
謂立後之誼成于沈姑亦可明用意之厚然而非也

要當以顧方伯夢圭傳爲信。凡後人推論先哲，須闡發其苦心，即家庭嘈雜，亦何所不有。奚諱焉。方伯謂節婦不死，棟壓比于黃氏三產靈芝之瑞，有開必先其性，然歟不然。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俾清惠不歆，非類之祀，三歲孤豈幸不爲屋梁下塵土而已哉。

陳烈婦傳

烈婦姓陳氏，故暨士陳宗孝女。宗孝嘗居西溢瀆里，而烈婦痘見，有白光如虹，滿一室，香達戶外，行人異之。里點者鍾秉鉞嘗以其女侄妻內弟，支有本生子。

續武而本夫婦皆卒則黠者抱續武子之盡有其質
產令支太姑張氏獨居墓傍空舍謀嫁續武爲人壻
得烈婦甫結褵匝一月而續武病甚則黠者寔致之
毒流胸背間糜爛潰敗不可收拾續武泣語烈婦吾
以憤鬱致疾爲若害而方年少宜早自計吾已無家
而將安守烈婦泣曰夫子從政此言何爲至于我哉
吾每見未亡人縲者溺者薰眼折臂者醜其父母之
形不可訓請如醫家言七日不火食則槁耳續武嗚
咽不勝而逝烈婦慟欲絕水漿不肯入口而宗孝親

黨間故有娶婦四人更勸烈婦且視舍則烈婦勉視
舍勸令親葬則又勉視葬抵暮掩坎就太姑空舍居
之三日太姑曰老婦居此良苦不能謀新婦勸令就
父家則烈婦脫所御與太姑訣而就父家西湓瀆里
水漿未嘗入口也會宗孝有疾則烈婦勉一食視父
疾久之而母病彌連則又勉一食視母已父母霍然
起而烈婦請于父母曰兒有成言願遂我志于是鍵
其門而加扃焉父母更而之勸說萬端不肯下咽又
故爲好語慰母曰兒思粉餌母取粉餌與之納諸櫃

中不肯食忽聞有聲如蛙嘈嘈父母偕四隣往視烈婦喘喘且絕曰醫言七日不食則槁徒虛語耳兒今者十有一日猶嘈嘈鳴哉問烈婦赤貧何殮則取鏹付母曰有麻衰在問誰後者撫七歲弟善道頂泣曰夫子之葬如溺苟全肉骨復歸于土此子足辦之矣遂瞑是爲萬曆丙戌十二月初五日得歲十九縣大夫上其事御史請之朝詔旌門如制泰昌元年庚申八月朔其弟善道奉烈婦主鬻舍南右去旌門之詔已二十有七年或曰蓋又有黠而貪者持之然終不

能掩烈婦之操以予所睹諸烈婦狀其無如絕粒者
正也全其剛腸不毀父母之肢體非烈婦之生其來
有自見烏及此哉然其第善道者亦異士也七歲授
姊命必破梟喙以彰姊之名聿新朝政亦足有述于
世矣

朱烈婦傳

朱烈婦長洲甫里人年十七嫁董朝憲憲家貧嘗從
其父耕壟上且髮多不給性又巽懦人或易之而烈
婦性嚴重美姿容乃厚自秘匿即與憲僦屋居之甚

隘無識烈婦者烈婦有子既長爲娶婦徐氏徐氏父
某賊也賊既嫁女烈婦往來女家一日適從門簾間
望見烈婦則思賊之美居有頃趣女歸寧而自貰酒
盡召憲父子祖孫飲其家甚酣賊又使其奴提盃慫
身從之語憲曰君毋去我將取酒之冽者以來憲等
許諾然時已醉且瞑輒馳歸路遇賊意甚惡面憲父
子疾馳過之憲既抵家則烈婦踣地喘喘欲絕一隣
媪守之戒憲勿呼烈婦俟其醒憲遲之見烈婦面多
痕若爪者彷徨屏視良久烈婦張目把淚謂憲曰吾

必死故忍以俟若吾死若截吾體埋之自胸以上者
請磔以飼狗言訖復絕憲驚問狀烈婦曰方罷沐聞
叩門甚急而語音函胡以爲若醉也發鍵則突入而
前力抵之乃扼吾吭盡聲呼媪媪乃入且言且泣遂
引刀斷一指示憲指落烈婦復絕憲率子女及媪守
之如炊五斗黍時意若小損既夜半數起自經賴救
免而憲又百方勸喻義我不辱何必死爲烈婦色頷之
及明呼其子亟從憲耘又戒其子方旱必覆之而手
自爲具以餉耘者乃閉室礪白刃時倚柱而嘯憲婦

糜烈婦烈婦曰且勿糜吾有酒待若飲之則起飲憲
令盡三觴而烈婦言曰懼即死弛耘莠賊我稼安所
取糈活而翁而若爲逋租虜今無患矣即若念我則
已有成言斷指在可好爲之時憲被酒醉二參禱勸
烈婦久之會大風從西北來雷砰砰吼怒烈婦屏息
勿應憲遂寢比覺失烈婦所在倉皇跡之見烈婦持
刀立水中頭觸岸若向域家去域家不數武憲父子
帶夢相視驚悼不知所爲有告憲廣濟橋上雙履宛
然憲趨視之則烈婦履也或曰烈婦蓋從此逝云而

故留雙履識之令憲必埋我如約以明不辱也憲既
奉烈婦水側而紉衣甚堅髮盡截或曰盡耘之日閉
室中衣與白刃次第具矣方烈婦之持刃向賊也啐
詈聲與風雷相襍應橋左右人隱隱略聞之而賊故
屏息知烈婦之將殺已也弗敢動或曰橋在賊家左
烈婦蓋逆流觸其岸云烈婦就義時年三十五爲萬
曆丙辰六月初九日張大復曰予嘗過甬里觴宗老
適有烈婦死義事宗老爲予言之如此而甬里陸
生馬生一時持所爲引序來不載耘將事已讀戴生

記亦然豈諸君子慕義若渴時忘之也遂淹留察之甚久而知予宗老不謬云今夫節烈世所聞有立言家必爲之䟽解亦太析矣如烈婦強忍死一晝夜耳念公躬履耘紉衣磨刃脫履投淵觸頭向賊即百歲之經營自保自甌何以加焉古哲婦具風霜之性雖甚忼慨未有不從容用之者也傳曰女子守身而烈婦欲截其身以明不辱令天下凜凜知守身之謂矣

孝婦李夫人傳

孝婦其先夏姓夏翁贅于李李子之遂姓李氏故夫

人許字今進士朱濬吉先生曰李稱李夫人夫人性
靚淑寡言笑舅曰友虞公甫歿而夫人來歸年十五
居喪守禮端然如成人而是時姑顧太君秉家政嚴
切爲務夫人即勤其身以率下茹苦含辛惟弗當太
君旨是懼會隣人弗戒于火驚太君太君寢疾輒甚
而進士方籍籍莩林多四方氣類之游常居外朝夕
左右一委之夫人知夫人能事太君不啻其身嘗之
也而夫人力務色養俾進士竟學不內顧當是時友
虞公所遺產故下然已割進士間取問竒贖爲太君齋

素供常亦不給夫人儲白粲多市伊蒲之良者虔潔
進之太君而私與其婢子舐糠甃襍草蔬侑之絕不
令進士知進士間歸省太君意甚憐亦莫知其辛勤
若是也嘗冬夜緝纊堅不可舉則煨火而析之以爲
常夏苦蚊嘍納其足兩甕中鷄鳴喔喔膏殘燼燃晨
光達于壁則起執爨候太君消息帳前矣久之進士
歌鹿鳴歸製鮮衣奉太君勸夫人稍易浣敝而夫人
輟然曰自吾爲汝家婦著此今幸新門戶此澣衣故
有榮藉矣何易爲當是時太君既老疾性愈切而進

士寒儉如故內外族之待潤者不無望夫人亦夫人左
支右吾艱苦萬狀倍進士爲諸生時每寒暑更代治
針紉綴必盡周其下之給事然後浣故衣而御之戚
里或勸之曰病姑不耐寒暑夫子多四方交僕衣如
鷄絨不可吾子幼當令知寒素動其未經事之感至
于吾則處之素矣父之太君歿躄踊瘠毀與進士無
異因感羸疾不數月卒當夫人之疾也進士迎醫視
夫人醫者難之而夫人泫然語其子曰幸事吾姑三
十年未嘗敢愛其力今姑以天年終即死何恨汝有

父可不須吾在因舉袖指故所澣衣曰服此亦三十
年凡吾所爲衣知之既瞑檢其橐奩服宛然或曰夫
人澣洗節口能具中產以助進士云張子曰予與進
士前後里居進士既顯而里之人竊竊悲夫人之莫
逮也夫人子錫熊從予游每言夫人殉孝事蘇蘇泣
下悲不自勝予憐其意爲夫人立傳夫人蓋風霜丈
夫苦心獨行于閨房間者耶族長老稱夫人孝婦從
其大者云爾夫人故有婢薛謹身操作能詳夫人終
始勤瘁之狀錫熊嘗爲予言之慟幾絕者數矣

楊烈婦傳

楊烈婦者今叙州富順縣楊尚壘女小字二姑二姑
早慧愛于尚壘每讀書輒擁置几席間爲說古忠孝
節烈事二姑徃徃色動至忘食取冊更讀之字義朗
徹亦復能了然于手尚壘公喜甚而是時隆昌郭生
懋宏故曲靖守某之氣嗣畧年穎脫尚壘公既竒二
姑而郭生年相埒許嫁女與之年十六歸懋宏婦道
秩然已曲靖公捐館舍侍封翁良翰惟謹低頭操作
佐郭生讀甚歡生益奮躍務養摩天之翮以報若翁

時名大噪蓋稱齊眉者十年而郭生卒生故未有子
既疾革禫涕語二姑曰亡人爲郭氏長守宗廟典籍
叨大宗即亡人有弟異日者不至餒吾郭氏于廟而
亡人無主于不孝云何嗣故在未亡人勉之矣二姑
嚙其指灑血受教孺泣絕粒度已無可奈何益洗腆
爲封翁養而時時婦寧尚壘公尚壘公憐其無倚留
與俱又嘗載之邸中二姑掃室讀書婉孌如女尚壘
公時尚壘公益憐重之每問寢畢輒掩幃背燈啾啾
泣血如澍而又私自念郭生之弟故一子未可請也

久之而其弟再舉子重兒二姑手其額泣曰此可報命
亡人吾事辦矣則齋沐稽顙請于封翁封翁曰諾乃
爲文告其廟正大宗禮更名重兒曰孝懿而以其告
辭付二姑二姑拜稽顙其意舒然已又閉門哭盡哀
家人偵之則睨視其袖中縲縲露袖外尺有咫家人
憇奔告封翁救免當時尚璽公休沐田間二姑趨命
駕載與俱歸譬說萬端累日夜稍間二姑又故爲好
語起居尚璽公尚璽公稍稍弛戒遂縊死是爲萬曆
丁巳五月念有二日去定嗣之日前後一月矣家人

檢二姑橐得所遺別父母姊妹諸弟書甚悉情詞酸楚
不具載載郭氏家乘中初二姑之別郭生也有血書
藏衣帶中自謂寸心如鐵紅爐不滅識者知其必死
然竟于濡忍十年從容就義君子謂二姑不讀書焉
至是乎張子曰二姑之叔弘聚先生振鐸崑山予嘗
過之見先生掩戶而泣聲達於外人以爲聞二姑訃
也哀哉女子具風霜之性致命時有能以大義自忍
必成其丈夫之志使廟有血食家有大宗無愧古
承之義而後死者豈易哉斯豈獨可報其夫亦可不

負尚璽公擁置几席之教美蜀有能言鳥曰秦吉了
夷人捕之自言我漢禽不入夷地輒自驚鳴死夫豈其
地氣歟天授之也予每高二姑之義我著叙州楊烈婦
傳附郭氏外乘焉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故都諫忠孝先生貧時長女靜慧寡言嚴
冷惟肖忠孝絕憐愛之每自外舍歸見節婦侍其母
歸夫人紡緝常縮膏以待輒口授孝經女史而手爬
搔之以爲恒當是時忠孝既不妄與人亦無深交

忠孝者獨太學生何汝泉折節通情愫願締兩姓歡
則忠孝許嫁長女與其仲瑜枝矣又數年忠孝宦垣
省節婦從飲食服御必劑量於節婦無弗稱旨會使
西粵還里第則載瑜枝俱入長安舂馬以便太學之
久行義而中落不克舉羸云甫閱月瑜枝病瘵死節
婦請殉忠孝曰既已爲人婦而殉故當其如我曩者
令若事太學之意云何蓋爲卽供子職而寬我在也
節婦乃毀瘠持喪晝夜行歸葬何氏墓脫釧易衣何
不至焉而是時忠孝以言事返初服節婦寧其毋請

于舅姑因居之而日奉甘毳修婦禮惟謹姑主碩人
心憐節婦每受餉泪歎歎交於頤亡何太學公薨節
婦則又洗其橐舍殮太學翁佐伯氏比部公方居貧
力所未及而孝事碩人彌加甚饒父之比部成進士
而忠孝病且死召比部與訣請爲節婦嗣比部重節
婦之義又心德忠孝以其嫡仲温然嗣節婦亡何而
比部又卒則節婦獨身問侍王碩人課其嗣温然力
止矣然昕夕婉孌毋夫人左右無異篝燈紡績時即
諸弟弟子所御楮墨鱗雜之用一稟于節婦蓋忠孝

之教云節婦十九而孀屏去綺縠粉墨衣惟純素或
竟日靜坐無煩言即姑姊相賀堅謝勿往然不務高
亢斬絕恂恂處子而已泰昌元年節婦年五十有三
稱未亡久者三十二年于茲矣張子曰節婦蓋有姑
之從子王貞孝云貞孝白醜自保其父母設萬端難
之貞孝曰無庸有二嫂在貞孝女于王稱節婦二嫂
也傳曰同明相照何獨女子不然耶然考其幽閑之
性動合自然大略正等而節婦所遇父母兄弟故天
縱之要非偶然而已者也

貞孝傳

貞孝傳者傳王氏女許字顧生其而生殤請婦侍其
翁姑有孝行故曰貞孝不稱婦未禱也在顧不復稱
女云貞婦祖曰某累官行太僕寺卿父某聘魏氏是
爲貞孝之母顧生祖某南京兵部侍郎父某配李氏
爲貞孝翁姑貞孝生而秀慧甫離懷襁挺立父母旁
如成人無孩孺之色父母憐愛之而顧生故獨子無
兄弟髮未燥時已能脫穎于文章顧翁愛其子重問
字枚卜得貞孝而王家父母亦知生之爲獨子也蚤

有文許嫁女與之亡何生年十六殤父母意甚徬徨
欲未令貞孝知而貞孝已耳生變亟脫步搖衣白布
澣衣色意大愴婉婉至父母前不言亦不啼若促駕
而行者父母初甚難而念女至性不可奪使嫗告其
翁姑翁姑悲槍不勝灑掃如迎婦禮然不敢言去留
也貞孝既至面生柩拜而不哭歛容見翁姑有終焉
之色而姑李氏故以德特聞拭淚謂貞孝曰婦豈聖
耶柰何以吾兒累新婦貞孝聞姑稱新婦淚簌簌下
交于頤早晚跪奠生柩前間視姑眠食而自屏處一

室親戚遣媪候伺輒謝之有女冠持梵甚嚴請見貞
孝貞孝不與見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自是率婢子
挫針操作以爲常時遣訊父母安否而已事在萬曆
辛丑間其他婉淑之行世莫得聞歲己酉翁詣金陵
而姑適病且悴貞孝左右服勤湯糜茗盃視色以進
姑意大憐而貞孝彌連晝夜不少怠一日煮藥進姑
姑強視貞孝拭淚言曰新婦何瘦之甚盍少休乎貞
孝多爲好語慰藉既進藥而病立間姑謂婢子曰吾
曩者真愛獨子天且奪之而與我新婦吾固當一子不

得兩耳歌枕執貞孝手而貞孝若不欲露其指者偵
之則已斷一小指和藥煮之姑之病所以立瘥者也
諸婢子亦莫得見相傳語驚且泣貞孝止之曰姑受
命于天宜老壽而婢子何得妄言陰騭事耶姑既病
起亦絕不言貞孝斷指事獨姑之兄李箕者竊聞之
云貞孝既事翁姑十幾年而翁始爲其子某定嗣名
某貞孝之撫其子多恩勞如母而事其姑如女歲戊
午予爲作貞孝傳其弟王安濟曰吾姊性俠風霜卽
年甫三十乎蓋居然老嫠婦矣語有之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豈貞孝之謂耶張子曰昔晉陵沈先生既滿
教崑山將行而吾鄉有貞孝事顧嘗畧紀之以俟方
來題曰王貞姑小傳時故未有斷指事也予不揣僭
傳貞孝以爲實可據云爾然傳于貞孝何有哉母論
貞孝即其翁者亦務爲隱德以滋先世之所樹于傳
何有而人心之公固不能沒沒也女子生閨房之中
安父母之愛又况溫室以女而貞如景星鳳皇時一
見矣然必有激烈慷慨之跡嗚咽不勝之語言行事
自表于世而貞孝獨以意色感動其父母婉侍孀姑

至忘肢體夫亦其隱衷自矢務盡行顧生獨子之事
而以為當然者耶華亭張莊懿公懿有子聘都城趙
氏子殤而趙侍莊懿夫婦惟謹有孝行其後以老壽
終朝廷旌之百餘年來又見之吾鄉王貞孝亦奇矣
哉其姑李一見貞孝而以為其婦聖也亦知貞孝者
矣

節孝陳氏傳

陳氏城東南裔村民家女靜重無儀勤操作雖處僻
寂凝然有深閨之氣十八嫁邑諸生沈德剛德剛有

文藻籍籍。統苑間。氏緝苧紡綿。奉德剛筆墨之歡。惟
謹。癸卯。德剛病死。氏持三歲孤。屏位而泣。都不得一
聲。聞者。淒絕。其明年。孤又死。翁遣他嫗。勸令改。王氏
掩袖不答。染血成丹。則姑又身諭之曰。新婦既單。門
無姑。姊兄弟之援。而吾家特貧。汝年最少。其何所賴。
以自守。而夫子既成名。夭歿命矣。夫言甚切。至氏終
不荅意。乃不欲生。翁憐其意。謀于姑。營葬。德剛穿雙
壙。許以氏從。氏悲咽不勝。神情始得安。低頭默默。旦
起。達于夜間。省舅姑無倦色。乙巳。翁中痰。手足半痺。

吐音囉囉不可曉氏手湯藥奉其姑進之而謹察翁
意所欲得嘗什九翁或憤躁屏息候伺亦時背燈而
泣痛其夫之不逮云居恒處一室紡聲嘈嘈餘光照
四壁徃徃達旦亦時焚香禮空王絕無佞佛之容翁
病既彌連氏習爲故積二十餘年靡懈張子曰夫士
終身勵一行猶不給而陳氏以韶年守志爲其夫供
子職翁又善病家特貧斯何情境哉予故稱之曰節
孝陳氏天下之通義也陳氏翁曰孝通饒文行德剛
繼之謂必有立于世德剛天通又久病而貧令人不

無疑于天之報施而有節孝又不能不令人以此自寬也然而爲節孝者難矣生無五尺之孤而終其身修檢押之行朝緝焉夔食夕紡焉食以爲爲其事而已矣雖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何以加諸

錢母卞夫人傳

海虞錢行所先生之夫人卞父曰九峯翁母錢氏其先自澄江徙虞之福山家焉而錢先生世居浦上距卞氏居僅二舍錢媪生夫人秀穎多異稍長九峰翁口授孝經內則輒通曉大義舉止凝遠翁由此益奇

夫人不欲耦凡兒而是時行所先生蚤露頭角目無
所不際下筆纚纚不脛而走四方卞翁既竒其女又
心異先生遂妻之會島夷起海上倉皇走城中先生
家徒壁立矣甲寅生子世揚世所稱景行公者也乙
卯先生歌鹿鳴而南既罷春官試盡發其所藏書伏
而讀之慨然有經世之志嘗漁獵百氏彙爲一編題
曰資世文鑰夫人手校而藏之時有刊定己未先生
成進士夫人喜曰夫子先資之信其在是編矣會先
生有事遼左明年休沐里第竟召記白玉樓是時夫

人年三十截髮自矢抱七歲孤而泣哀不成聲而先生之父封比部虞菴翁母趙太宜人皆嚴重自持食指不下數百又先生之介第臬副公旋宦四方其季獨侍夫人曰未亡人故冢婦奈何不肩先夫子之事而以憂一仲哉晨夕定省惟色是視三大人故安之若忘先生之未嘗不在側也久之景行特起詞壇名滿海內夫人意稍自憚乃莊誦竺乾諸書或稱西方聖人名號又嘗庭立景行而訓之曰而不見若翁之編文鑰乎文章故儒生一法耳即名節忠義男子所

當爲者猶不止此矣而翁志在經世而未果吾欲學
出世而未能是皆在子先是卞翁爲當道所整傳會
論死夫人懇請錢之宗人與當道厚善者書白其事
繫未解而卞翁卒夫人慟曰妾不能學淳于女免父
于難徒屈嫠婦之膝竟不得視父含殯下痛何及矣
于是撫翁孤孫俾有成立卞家孫德之至今爲木主
祀夫人令世世勿絕夫人性質直多丈夫之既槩好義
喜施動持大體有求庇于景行願爲廝養者夫人笑
曰烏有爲廝養以求庇而其人足賴者耶若謝之母

爲所累聞之嫠女欲往密雲依其兄力不能至夫人
休養之餘年而裝遣之後嫠女道遠不能通謝則夫
人已忘之矣蓋其動達磊落多如此晚歲冥修六度
精勤不懈其子景行與其孫謙益又曲成夫人意一
切吉祥善事不難爲四芳倡夫人益樂而安之虞有
破山寺頽廢既久幾爲蒿萊榛莽之區一旦莊嚴瓌
瓌復還舊觀說者爲夫人之力十而九矣先是夫人
謁普陀颶風大作迷失道有光起雲端舟人循之遂
抵彼岸夫人默自念吾見大士導而前舟人曰火也

夫人矢志四十餘年死時年四十七屬纊時一心不亂跌坐如儀謙益問阿母何往夫人曰願生西方箇裏其着力時矣張大復曰予嘗過破山紺宇林立竹樹週遭信如昔人所謂鳥悅而心空者問寺僧古刹何復爾僧曰此錢母卞夫人力也夫人傾囊而施不遺餘力矣乃寺旁蓋有吳氏墓云吳氏墓與顧墓相隣吳欲徙其墓顧氏力雅能得之而夫人持不與必以施佛顧氏景行外父也吳得徙而顧不受拓地之名夫人之爲護法城深矣或曰夫人已了世出世間

之義其大旨見于斯矣予游景行先生父子間見夫
人所訂文鑰可謂大家卓爾不群而晚歲解脫若是
世謂慧業不可與于道者何也

卓母往生傳

卓母者予友卓發之母也姓沈氏生有夙慧十七嫁
襄野公而公以髫髻孤事母至孝持門戶巨測母歸相之
襄野弗及于難既生發之且長則爲襄野置二副與
俱而自願以其身爲法王弟子叅五雲蓮開士受具
戒名廣音母既早悟苦趣便思遠離故嘗不有其家

寄居丙舍久之乃歸或見發之課古今精教禮第勉
之亟了慧業無令他日成道在人後而已其他一切
病惱憂患都不相關又久之稍稍疑刃身怯弱淨土
或不能至聞有誦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當下豁然亟
語發之吾爾時信則未及信疑則決不疑矣而發之
亦見母勇猛精進頓超曩時又時以其力莊嚴教像
至易釧脫珥無所問歲丙辰母年四十七忽感疾輒
劇發之爲母懺且請代母曰凡所以懺者恐夙孽未
盡而奈何欲以久居人世相苦耶發之瞿然然母病

亦漸損且健飯于是移居水西別業亦時焚脩壯盛
無異忽一日集諸眷屬揮手言別發之悲惋告歸既
抵家便欲坐脫已就右脇吉祥而逝顏色愉悅如常
霞秀者母侍兒也意甚悲戀忽見普門大士現八臂
像母端坐大士掌中又三日發之亦感是夢了了如
秀顧見大士鬚顏如戟唱言菩薩清涼月遊于畢竟
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三唱而沒悲喜交集發
之遍請諸宿更爲母懺念龍燈忽現青光互攝黃光大
如車輪甚久不滅先是母之感疾也夢遊一境水流

潔清蓮香馥郁遠者如隔雲端稍近一枝有尼趺坐
其上母視之則故尼周某與母隣也周語母此土名
清泰某以倡造橋梁故來生其國未久終與母隣耳
乃指蓮莖使母數之得四十七母憬然喜曰吾殆往
乎吾昔昔之夢夢入暗界大士授我策教持地藏名
號其策亦四十有七而我所得歲今及之矣蓮華數
豈是耶至是母果逝發之悲愴仿得按大藏追拔幽
趣皆云生天發之意殊不慙最後得不空罽索真言
潔沙持誦如儀沙中忽現蓮華微妙殊好君子以母

爲往生清泰也張子曰語有之愛不極不生娑婆念
不一不生淨土卓母置副割愛至不願其子損已自
益視世趣如避怨敵其得生淨土豈顧問哉予過唐
栖見卓子述母往生事想見其當年懺悼之誠心憐
之許爲傳期以戊午正月元日予病未能也越三日
商所以爲母傳者意惻惻如卓子按大藏生天之見
展轉久之簷水溜矣乃夢一僧相好光明將示寂予
持佛號送之僧以手自按其頂頂光殆可攝受十方
世界此何祥乎偶憶八識因應有頂聖一語卓母豈

遂醒耶僧殆以目光證母之非生天而予與卓子所見皆謬也凡母所爲持家周黨事詳見卓子記中不具載載其往生之決不疑者焉

龍令人傳

龍令人不詳何姓嘗自憶其小時字龍因姓龍氏後歸慶長子稱龍令人云令人既負絕特之姿而性貞澹柔儉爲務其父母家居貧遷徙風塵間慶長子見而悅之盡焉而令人獨心許慶長誓言與俱謂慶長子方年少未吐也慶長內自計亦如令人居久之倉皇

就新安汪氏約而汪居無幾卒汪故有所善友某爲汪謀遣諸侍至令人慶長子聞而造之遂聘載與俱歸見主配靚婉端潔口若不能道詞主故已心推慶長子知人能得副美久之而主之撫令人日進情與慶長等時或踰之主故有所愛子鑑付令人字之曰以爲若後慶長子故未之許也而令人之子愛子鑑率與諸子均而勞盡主大喜能承其意曰即異日自爲母何加焉而後吏部翁與媪聞之皆嘖嘖賢令人如主配慶長子即多愛庭幃肅然每日諸侍子多凜

凜之色然時有誚譴令人獨謹身承教所商確文輒
先慶長子以故慶長子益重之令筦鑰稍問出入亦
有竊竊言令人暱于主者令人聞知莫念也益謹身
而調之母怒慶長子慶長子所交天下士不問竒癖
珠履紛然則令人爲洗腆多咄嗟之具即慶長子踈
襟豁度不時問所由給令人曲爲供頓良苦終默不
言每夜飲堂上盛羅賓鍾鼓闐喧至鷄鳴月墜諸侍
子或跛倚以俟而令人皙然澣衣楚楚手滌茗椀進
慶長慶長顧視几席簾幕冷澈可鑒醒輒解盞令人

之潔奉慶長類如此亡何寢疾主以其子鑑繼悲咽
不勝主泣行下令人意亦甚愴然領之而已不更言
當年後鑑事神氣湛如了無怛化顧見慶長歎枕流
涕趣婢子易已枕枕之遂瞑令人平居所御服多紉
綴既歛視其笥宛然故衣無展者諸侍子始相與嘆
服其柔素更自懺所疑其家幹云自令人之事吾主
凡六年無名呼者君子聞之曰恭儉而安其寵令人
之謂歟病居士曰予讀慶長子所爲龍令人狀蓋詳
哉言之凡詰婦之道無不有者豈其不私令人于房

闔之時乃造作狀令人如是至反覆其言意亦少恨
矣一女子事豁達之主兢兢凜凜如墜其心何所不曲折
而况抱必妬之色者耶慶長子之悼懺萬端莫能自
解又爲複閣識而哀之有以乎有以乎語云士爲知
已死令人之與慶長直死知己耳不然何向者離合之
奇也狀言令人居恒峭潔務作平等觀無分襜襖左
右不訣不怖所從來矣至讀其忍死易枕吉祥而逝
又何一心不亂戀戀知己之主耶李夫人不肯別漢
武帝直怙寵耳君子以爲猶妬也

蔣令人傳

予友張子崧之副室蔣令人初籍風塵間年十九來副子崧積十有四年歿初令人之副子崧也不詳其先居廣陵事僅憶蔣姓父母繼亡育某姨家已又轉育金氏姨家故不知金氏爲風塵籍也子崧多愛然少如印之遇一見令人心折焉愴恍累日嘗不知肢體所在令人色承之心莫是也會子崧之婦徐孺人卒子崧悲悼萬端生事孺人而後令人含淚謂子崧曰妾故有心願侍君子而奈何以辱人見蓄從煩綺

縞粉墨爲妾無此性凡所以隱忍未即死者徒慕告
人有一人相知足以不恨乃今得之君子日者君子
不忍負徐孺人肯負妾哉即君甚明熟于計爲此輩
如簧不足仗而吾自有心藏之久矣夫子崧聞益悅悅
不自持然張翁與媪課子崧特嚴嚴弗敢許也又久之
謂子崧曰君意吾已知慎勿以高堂爲解縱難事即
椎布操作吾豈敢少之哉夫子亟圖之歲甲辰夏子
崧始納令人許爲副然猶匿令人他室中毋令翁媪
知令人即自匿他室惟子崧是視而翁媪亦若爲弗

才不...
聞也曰兒年少獨居其何怪于是亟爲子崧謀聘婦
子崧不肯令人曰若者乃以妾故傷二人此未爲婦
而先憂夫子也則何居而媪又使人誚辱之人盡夫
耳何必吾兒必吾兒吾且楚若若不見兒侍我尚廩
廩弗仰視乎令人整整襟對使者曰得事嚴君死故不
恨且吾以辱人副公卽如登彼岸卽碎首刳骨肯復
落坑塹哉翁媪固弗之喜也乃付令人大姑家別業
如械令人卽就大姑家飲食噍噍若不能適晦朔惟
子崧是視無所恨而翁又構金媪使載與歸今之礪

亦自向媼不敢近卒逃去于是翁若媼稍稍憐令人
矣召還置之隘惟一小婢自隨僅通飲食令人怡然
亦惟子崧是視如是者數月始得見翁若媼見翁媼
惟謹乃使就新婦則又謹侍新婦甚歡不幸適有媼
挑之數見辱媼始憐令人而甚新婦晝壤居之令人
坐卧一小樓挫針澣洗常若不給而翁媼暨徐孺人
子及其子之子所須多出令人有咄嗟之具稱及物
焉亡何寢疾子崧召醫者視之醫曰病自內生子崧
懇勸令就閑而令人鍵戶紉綴如故既疾亟令人啼

噓謂子崧曰妾備嘗艱辛得侍君子十四年其又何說第與主配割宅而居即非夫子之念于義不可其許我必合而死乃瞑乎已又出布衣一襲授子崧令妾必著此以安吾素遂端然稱佛名號而逝或曰令人常叅水齋得三昧正授故一心不亂如此然自其授分子崧時求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已了了若斯焉已張子曰予聞令人歿子崧之家衆哭如王子若孫哭如母即張翁聞之亦爲掩涕亦足白其隱衷曲折不容沒沒無聞于世矣大義合宅布衣明潔斯亦高門

之女師也哉然聞令人勤身操作病不少間君手疑
之謂有殖心焉及令人既歿出一篋襪履紛然令主
君步步相憶也傷乎傷乎令人幼不習字長通書數
生不佞佛既忽精進倘所稱衆香國來衆香國去者耶

告文

禮薦嚴寺飛來觀音文

恒河沙界滿月涵空爰有丈夫此名大雄不起于座
自西自東于一沙聚而現刹宮巍巍丈六紫金溶溶
相好光明照耀群蒙含靈渴仰如水朝宗目不暫捨

矚此神通大士不飛如日住中無去無來斯義攸同
云有飛者何如裸蟲觀音表慈我願無窮應作是觀
佛火長紅

本朝勅封闕聖協天伏魔大帝上香告文

歲在乙卯其月壬午民抃于野吹簫伐鼓帝冕而旒
美髯玉帶龍旗交交翠輦于邁野人辟易屏息路旁
路人嗷嗷傳語宸裝錫命降魔帝而不臣血膽雪腸
永爲漢人予拜稽首馨醑而前日月不老光影長鮮
亦有正直沒爲神明秦兮漢兮其鬼不靈帝必鐵鑿

晚味禪悅譬如磨鏡晶光冷澈魔高一丈匿影潛踪
中夜龍吟偃月生風乃知忠義須由道力以爲不信
請視帝敕九命既錫九奏既陳帝騎赤兔綠錦在身

容安館供奉東坡先生小像告文

公昔尚友欲作小軒容安名之以樂朝昏終老于役
未反故園某購公像于吳國門世長載筆笑語皆存
有清開士願言招魂于以奠之夏涼冬溫廣不盈丈
庶幾陶論昔公在位隨僧一餐容膝之安况有成言
靈無不之混混如源掘井得泉既清且磨維摩一榻

貝葉風翻蓮炬夜燒翁髯長掀

上香城隍之神告文

幽則有神視聽於赫害盈福謙攸同萬國奉天休命
繫神之職惟神陟降于婁之中山水清嘉深塹崇墉
雨無破塊五日一風凱風自南綠雲無害既耕既耔
萬寶攸在好天涼夜笙歌一派某無士行業藉三農
藏焉息焉不嘖不忤馨爓不祈凜凜神聰

興賢里主土神告文

里社之司半埋於空惟神載世殉唐而忠允厥靈貺

不必其里神墓在焉于山之趾豈無捍禦不聞寸朝
春秋秩祀神功是招蜿蜿鹿城平岡十步歷堦而上
肅我襟度在昔士女左挽右牽乞殲孺寇我生之年
邑無大小水旱疾疫窘則呼天盼響無易白髮皤皤
黃頭齒齒載盒載歌疇非孫子藐焉朽骨厚邀于神
神不殺賊豈有此身金風再吹黃葉飄墮束芻告虔
光影如故

興賢宅主土神告文

昔誦華嚴無處無神牛車共載誰細誰倫人生于土

必返其真。嗷嗷者，臧正直者。靈嗟予，連蹇眇眇。愁人
垂竇，蓬戶紛葢。糾薪諧譖，媒媢鷄虱。營營如燕，壘窠
寸寸。魚鱗戚友，笑呼兒女。悲辛豈無，殺業號訐。愴心
亦有，水火錯施。倒行惟神，自庇既安。且寧突不冷，炊
寢不夜。驚病不連，床喪不接。塵仰視，糠棟歷歲十旬。
昔我玄考，券地于隣。卜曰天喜，可永清貧。敬掃中雷，
設位于賓。惟神鑒哉，水潔香芬。履信是務，非望奚陳。
勅封周太尉告文

南朝有神曰周孝子，降神于崑秀，目垂耳隼，旗黃幕

社鼓喧起我髻未垂拜于筵几敢祈庇借易長而已
久容虞山欣觀墓址社長揮涕策馬跛倚麥秀風寒
歛歔禾黍亦有故陂離離頽圯在昔神來釣遊于此
我昔未髻今缺其齒手薦木難暮山烟紫

南朝金乙總管告文

陽回初九夢感神徵翠弁朱衣彷彿居歆盱視而翔
我心怦怦惟神道廣如日如星惟祀憂天爲曝爲芹
測海以蠶我念則真神識其大豈私照臨辨香稽首
鑒此德馨

代金神告高祖堂文

惟木有根千裸繆結惟水有源萬派流折煌煌我祖
雄姿英發首斯丘斯皎如星月古木龍葱嵯峨馬鬣
作鎮一方神馨普人悅爰構爰堂江流朝徹小子嗣服
幸無隕越久則彌章不與患密邦人士女駿奔竭蹶
謬謂正直神明詎沒伐鼓爨爐拜舞成列吳淞于邁
故鄉念切爰視松楸鐵幹翠葉童子釣遊步步心折
未勉有情天人一轍告吾父老勿剪勿伐朱甍碧礎
丹堊靡缺吾靈在天山高江冽

清明祀后土文

惟神垂祐錫此玄宮奕世載德既靜既容
新雨既渥美報無從潔薦溪毛手酌春醲
永奠幽晷駉御遊龍山來自北日升于東
厚積務滋宜栢宜松

丁涇墓祀后土文

縣縣百年力守抔土惟神德厚永安吾祖
春事載新春物盈俎言茁其芽言衛其妥
惟神相之莫予祖侮

楊庄墓祀后土文

土膏脉起言念其始言念其始爰及其趾
採彼澗香

薦彼明水吳淞東來昆岡南指載翔載欣宜其孫子
先塋告文

膏雨春塋松楸顏改周視川原紫烟翠靄玉韞而輝
相仍百載真藁揮鋤有淚如灑憶我曾父玉樓記彩
三世藍幘膏屯不解憶我先節冰霜自宰三世織葵
懸懸蒹葭寂寞江雲如隼如鸞原草自青音容何在
紙蝶閒飛盤食無醯醢誰何人而猶戲綵我養不能
我親不待顛毛既童深恩歸海暮雨蕭蕭愁縈歎乃

高祖墓告文

嗟予玄墓于涇之野背郭而馳取道于假擔斯極斯
指點古榎是孟是良乃在其下今來至止將進且且
極目蕭條有淚盈把皇皇玄祖德醇不竿避彼涉婦
言折其馬肅肅玄母克配純嘏無非無儀室無譁者
既樹既滋撫我曾寡迄今百年誰陶片瓦涇原抔土
爰藏大雅何辜至此望望如赭春事如常我哀難寫

五世祖墓告文

水發于源人祖其始大江東折爰兆于此惟德鯨邈
水清山紫派衍而下于馬五紀蔭庇其孫及于小子

百歲樹德斯言有旨春日載陽卉木藝起言念其本
怵惕何已惟土有毛必江之芷惟澗有香必侑之薺
掃地而祭剗篠埴圮耕饁之風其樂且只

從曾祖近思先生墓告文

公于吾祖以行其尊屈而比肩以持吾門毋事其嫂
侄撫諸孫爰及小子提抱猶敦我思公語純綿必溫
我憶公貌秋水不渾龐眉長爪不俯不昏吾祖哭公
楚絕江猿豈無兄弟不如我墳公念何窮公德常存
綠楊飛蝶公遊故園

再告先父母文

兒年六十何禪父母髮焦齒毀僕僕泥土昔也過庭
聞雁則舞指點青雲兒亦自詡有胸無腸終鍛其羽
母氏一燈指影在戶斷水舒渴縱遊皇古喔喔鷄鳴
月落如午父亦有言汝相良苦母輒悲啼兒非凡伍
此語在心不忍自吐展墓嗚咽擢髮難數

先姑李母贈孺人墓告文

父鮮兄弟與姑爲三姑寔丈夫閨範夙請宜其室家
戟府潭潭螽斯衍慶振振九男二男暨予塾火一舍寵

姑提予耳頂髮毵毵今來拜姑墓木雲叅蕭蕭鬢毛
霜色已酣憶在辛未姑辭墓菴宵燈笑語有客朝探
俛仰呼吸雨花如曇夢耶真耶何往非邯揮涕躊躇
載停載驂泛泛春江如黛如藍

一先叔父母告文

歡笑勝愁哭不如歌叔曰不然人生奈何但適其時
何知其他書幃書掩青燈夜哦既力不達偃卧山阿
去秋種粳不飲自和素壁丹青名花駢羅毋寔相之
其芘孔多家指率千不嘖不呼西舍之偏古半樂窩

無常遷化簾幕生蘿老檜偃蹇榦不暇柯拭網告虔
我淚如沱

亡姊大娘潘孺人墓告文

父寔有妹我則有姊禬禬三影萱堂所倚天不可問
搖風忽起蛺蝶徵祥我汗泚泚旅雁夜歸荏苒三紀
姊卧江濱不知我齒犬馬僕僕待盡而已我生之辰
于週甲子盪盪如雪庭葵正紫姊妹情深惠然欣止
彼同穴者共此醇旨晝夜茫茫生何如死其如有知
亦冠亦履胡不遷化而爲世鄙昨夢休題恐愁江水

亡氣世長殯風木軒告詞

林靜風搖我心恐悲故嘗構軒就彼紫芝鼠齧其根
軒亦隨歎君曰傷哉爰逮于茲既獲我心故藤暗滋
相期百年歌斯諫斯鞀鼓鞀鞀乃殯其隅嗚呼痛哉
君有遺言梅花之下可以棲遲豈不念君未卜其兆
暫此變委其歲甲寅日戌月丑正乎其時于安于安
于永厥思父母在左于以慰之藤花將萎梅英吐鬚
生也樂此沒則何疑我痛未定勒此告詞

亡弟寒食告文

滿城飛蝶麻經聲暗故所同嘆一朝及君嗚呼自君
之亡百有九辰南隣不火北舍無燈俗曰禁烟介子
痛焚爰修其事以招君魂嗚呼自君之亡數日而去
冷節將至僥其響臻爰思及矣七筋徒陳屏息而聽
漠漠江沅嗚呼痛哉去年此日同祀先塋計復七歲
甲子亦新音容猶昨已稱古人嗚呼痛哉君殯在堂
夜雨紛紛

亡女孟孺人告文

真悲無聲至痛無語何知其然痛亦無主豈不婉慧

婉與慧真乃知恩愛非關兒女亦曰風霜霜與風與
乃知憐惜不盡才譖夢魂躑躅必江之澣五內摧割
此日雨阻忽語忽默却行却處儼若吞鈎刺如鏃羽
念至則絕將言必茹今胡以云爲見若侶姊妹頂頂
鍾期何許一人相知天又伎予絲雲既散萬念灰沮
展也無從一言記取吾年已及將辭逆旅老者諱短
非吾所楚潔念杲杲會須見汝告爾週甲一芥一黍

亡女仲蘋墓告文

江雲漠漠野火燐燐父挽左綏母哭江濱動地沸天

乃知身後翁所自主造化何私去角則羽其昔憐翁
清潤相許二母不天語次輒撫娥耶英耶金玉之侶
惟鶴有巢惟翁是處湖水潏漣翁率其濟漣兮漣兮
終成千古翁乎歸來吾道方午

丙兄顧旬伯告文

某生無似不鄙于尊甥之饗之得遊兄門惟蘭與艾
義豈同原兄不我除煦育尤溫內子向予泣而且言
此身非有惟兄嫂恩兄亦慙歛止我郊園喪明之戚
爲之聲吞斯義如昨墓木已繁音容遠絕夢想徒存

兄貌宛然秋爽冬暝兄言如在動魄驚魂兄今已矣
誰叩帝閤白日沉綵聲聲莫核

外祖父母告文

童時釣遊有菊有杞老泣寒泉岸頽谷圯當年髫髻
皆逆其齒慙予披秦釋耒而指竊竊言翁人倫之紀
我聞驟然翁也不死一畝之宮鸞鳳所止綠雲片片
今化爲枳閱世自新人貴有美歌斯哭斯翁自樂此
逸矣程公我非蘇子慚負百年雨淚如水

舅師養吾公告文

旄撻車麟其日庚午乙卯暮春骨未歸土式依先靈
嗚呼痛哉汝男既頂已知躄踊掩袂酸心女亦辭裸
辨而稽顙仆地失聲回視此日左提右乳形影伶仃
較今所得漸可成人嗚呼痛哉汝殯在家豈曰假道
我來展視掩豆而陳今我來斯及涯則哭無復聲吞
汝事未了我念稍寧嗚呼痛哉堂前檀杏合抱拂雲
如此肇基曰孟母林

西宅三位亡弟告文

同行七人西宅居五惟予最先亦惟予最遲君求沉默

君與多謝良時既翕于席上舞合亦藪然幼閑于矩
魯者就手聊修其羽我生不辰戊子失怙曰與曰求
獲躍于土耕不逢年官徭旁午手持足行何知風雨
合也振拔駸駸承武自西自東更相勞苦國家閒暇
抗言今古聚幾何時奮我三戶不見其人胡蝶栩栩
有淚如泉薦以芳杜

外父母告文

良農深耕報以奉鹵君子積行遠邇不吐是理非常
天豈相苦如玉如金久埋黃土惟民有口則莫予伍

垂髫事公其歲辛酉授策喃喃循然而誘夜雨鬻沐
公負予走衣被盡濡猶捉其肘荃苒辛卯公死陽九
僦屋于東支床吼吼既成告辭星殞于丑公手我師
又于我舅惟恩惟義何所不有我昔誌公不遑頌酒
聚順以事于義否否春雨載零桃花滿牖爲公釀秫
提壺挈缶于以布之青青垂柳

祖母舅晉虞陽先生告文

昔侍先子稔翁之真忘年忘分乃忘其形喜怒哀樂
雨雪風晴何懷不吐一甘必分堯子舜翁翁邁古齡

孩戀咏啼泣其室隣其後常然湖上廬悲辛翁性淳醉
先子淳醒先子匪翁如負宿醒翁非先子雖飲不澆
翁昔語予元白計程我與若先果有此情郊屋數椽
裹頭一丁屆期望願婆娑古今飲至則歌籬花冥冥
短後亂頭無懷之民我願銘翁德樂先生

張翁夫婦善文

貧不出戶儉樸自匡老不耕饁蠶織自將中歲割席
舉案如梁是隨是唱不失吾常惟常之脩朝徹而亡
無怛無怖面彼西方翁亦忘婦未諳其防忽焉相代

比隣先境箕踞同里墓亦相拱三死附麗誰錫茲寵
斗酒沃醑瞻視猶悚

業師俞先生告文

昔有道士其族曰張子瞻師之能憶其鄉曰天慶觀
以識不忘吾師俞公顧園趾方慧我範我中心攸藏
諱名名易里閨莫詳憶昔戶外丹桂飄香板屋木器
鷄黍承筐小學數人于城之隍澗秦人遠雲水茫茫
我愧蘇氏能永遺芳望空四拜汗出如漿

業師唐先生墓告文

嗚呼弟子事師三年心喪惟心所感教念彌長師教
在人非言所詳至者遺焉必師之良師思在心非分
所當至于○○○必時之張裁節情耶忘年○○不忘師無
畛域如飲醇漿規矩繩墨立不易方師守唯默如括
坤囊忠信篤敬其道大先管窺一斑已莫不感賢者
識大燕趙齊梁企予望之夫子之墻

業師周先生墓告文

昔有文匠必有經師文匠載筆如駁斯馳上下三板
匪夷所思經師升座如指斯揮沈圖矩方凜不可移

二業互融嘉隆所希夫子之道以學之始吾於學
朝切夕靡無所不信師教之疑始吾于文直幹踈枝
無所不發師教之委手度金針亦步亦隨盤不出青
多奚以爲夫子之沒我角未鬣溢其邁兮我髻如絲
星流電掣斗暗山垂江流有聲過者心悲

業師邵盤石先生告文

惟淞有葦惟澗有芷摘之掇之以侑明祀憶昨師門
穆皇元始負識草樞聊蔽風雨師不枝梧不憂相處
廿載沉淪面目可耻見師長安慰勞尤喜都門握手

搏風高舉教浹臨淮盈門桃李西蜀製錦式豆式俎
勇退急流吏隱南鄙野人爭集鷗鳥相語今之古人
貴不期侈顯廟賓賢陋巷停羽入門悲愴憫予小子
張籍無明蕭然何主痛維師義已隨逝水盱眙速肖
羅江樂只平原鐵畫眉山萬紙嗟此後人長懷無已

送樊侯木主入名宦祠告文

五載甘棠百年化雨朝廷羨報萬情誦誦夫子道大
如鐘如呂試割一方官廩如水夫子品高雲霄一羽
廟食茲土已知全體論汝彌定祠鄉旌羨繡衣採風

卓魯攸舉同明相照式相厥怨亦孫奉嘗何如黃楚
歌斯哭斯老穉婦女某等披拂清風齋心告語捧水
爲薦備以尊正事侯如生千秋可起尚饗

贈尚寶司司丞前禮部主事諸敬陽先生入鄉

賢祠告文 代邑侯閔非臺

天地靈秀聚爲聖賢其出有爲其歿必傳亦有貞曜
久之乃淹匪德弗彰其道未全或不逢時天斬其權
譬如神龍有見有潛惟公正性骨幹精堅衆山喬嶽
維石巖巖少撥危科白簡霜鮮長沙慟哭氣凌蒼煙

南陽龍卧道廣三千載主秩宗對事便使用之則行
舍即懷卷乃恭桑梓乃輯蠹編愛盛危明志苦心報
胸羅萬象義薄雲天無言不酬有身必捐水旱災傷
公以身肩輿獨無告公以言宣潛跡寶華朱黃爛然
為世羽儀鳳苞騰翬何止江東快覩羊先未老懸車
幾三十年古稀觀化里閭涕漣惟聖御極訪舊恩駢
若成追卹國璽優專龍旗交交萬口喧闐惟天不憊
惟心有田生榮死哀桃李爭妍某忝茲牧社祭必虔
為公整駕風清月娟厥薦惟某以酒惟玄雨雪霏霏

彷彿上仙嵯峨宮墻千古式瞻

贈光祿卿前興文縣知縣謚烈愍張公入祀鄉

賢祠告文 代提學御史孫六吉

乾坤不毀實惟綱常君子存之慨以赴燠一門天性

孰與公昌山輝玉韞必崑之岡淵源家學繡虎文章

胸羅萬甲錯落寒鉉試割興文曰古夜郎預策蠶鳧

課以農桑五年嚮藁爲漢循良使知盤錯其道乃光

燹鬼煽虐 叙州繁地爰及晏陽 晏陽別名 扇戮多命雲慘沙

颯咽啞啼鶴血滿周行公奮長戟游刃干將三戰不

勝端坐堂皇結纓捧符以示守邦我頸有血不予賊
戕笑語孺人得正而亡孺人就義不頓不傷蘭芝有
種曰安曰慶名二女勝僕從難爭扼其吭古稱狗義及
身則芳其孰如公烈烈孔臧父父子子魂魄皆香睢
陽平原猶泚其顙帝眷袞忠綸綽煌煌卹錄優渥千
載無雙易名烈愍觀者揚揚三吳之秀山高水長我
來自西聞變徬徨仗公砥柱式遏跳梁風止沙清自
旭月朗校文公土回首故鄉忠魂義魄爲鳳爲凰祭
公於社式散式翔

贈工部侍郎故通議大夫白撫山東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李公入祀鄉賢祠告文

仁賢立德必副以功君子有言後學所宗國卹世祿
以彰優崇譽始諸鄉表之澤宮此禮固然用開羣蒙
我皇維新治興化隆翁也承之如日當空邦君洗爵
百職雲從僉曰休哉萬頌攸同筮仕雲司賻賚忡忡
乃秩典禮戚畹歛容乃參藩臬稅璫蕩胸教鐸所至
髦士趨風開府列戟杼軸二東愬車故里千尺巖松
訓養子孫娛樂融融歿祀於鄉永譽未終與國無極

夫孰與翁某等瞻仰高山想像夔龍採澗採芹欣此
遭逢薦以蕪詞相其鼓鐘

誥封中憲大夫張公入鄉賢祠祝文

國家崇德終古不夜生享榮封歿祭於社耕畬蓄獲
道豈假借維公繩武孺慕終身萬卷自衛施及周親
䟽禮贊易二業千春功高作述輝映先達命服斯皇
儵然布褐萬石家風異代可埒維皇受命雨露聿新
旌淑闡幽及此令辰觀者塞路何德無隣峩峩宮墻
洋洋廟祭瞻之在前維昔通議山豆重光億千萬禩

